

编者寄语

《李时珍的知音和伯乐》，李时珍潜心医药数十载，跋涉山川，亲尝百草，终成《本草纲目》巨著。幸得王世贞这位知音，观其书而叹其志，为之作序引荐，使这部济世宝典得以传世。人生遇此知己，如暗夜逢星，实乃时珍之幸，亦让后世叹服这份跨越时空的识才之缘。

《国画大师墨韵传情》，丹青圣手，以笔墨为舟，载万象于心。齐白石之朴，如田畴晚风；张大千之逸，似流云映霞；任伯年之雅，若溪涧幽兰；吴昌硕之苍，同古碑凝霜。

《没有太晚的开始》，植树之道，廿五载前为上选，次则此刻。昔有摩西奶奶，耄耋之年始执画笔，亦成一代名家，其言“人生之途，未有晚幕之始”，诚不我欺。

世事往往如此：觉时运已迟，实乃肇始之良机。心藏丘壑，便当振衣而起；步履所及，终不负初心。

莫叹岁月蹉跎，且将今日当作新程；纵行囊简朴，亦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。

世人常叹“岁月如驰，逝者如斯”，总觉昨日之失已覆水难收，明日之途又迷雾重重。却不知，人生如长卷，泼墨不必问初痕，落笔即是新篇。

昔年陶潜赋《归去来兮》，道“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”，正是勘透了“蹉跎”二字的虚妄。桂冠归田时已近天命，行囊中唯有五柳清风、东篱菊香，却在南山脚下种出了千古文心。

试想，若困于“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”的追悔，怎会有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悠然心境？

古往今来，凡成大事者，多是不念旧尘、只向新程的智者。正如杜工部所言：“会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登高之路从无定龄，起步之时便是佳期。

善于垂钓渭水，鬓发已霜仍候风云，终以孤舟载梦，助周室开八百年基业。

梁漱八十赴考场，行囊里装的不是少年意气，却是“笔落惊风雨”的底气，终得金榜题名，留下“白发穷经志未移”的佳话。

行囊简朴又何妨？徐霞客一袭布衣踏遍九州，竹枝芒鞋胜过万乘之尊，在山水间写下游记，字字皆是自己的风景。

八大山人隐于荒寺，一钵一砚绘尽孤禽怪石，墨痕里藏着旁人莫及的丘壑。

所谓“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”，心中有丘壑，陋室亦是蓬莱；脚下有方向，敝屣亦能登云。

不必叹昨日之失，且惜今朝之阳。

纵使行囊里只有清风两袖，明月半肩，只要迈开脚步，每一步皆是新的开始，每一程亦能种出自己的花。

N 史海钩沉

编者寄语

《李时珍的知音和伯乐》，李时珍潜心医药数十载，跋涉山川，亲尝百草，终成《本草纲目》巨著。幸得王世贞这位知音，观其书而叹其志，为之作序引荐，使这部济世宝典得以传世。人生遇此知己，如暗夜逢星，实乃时珍之幸，亦让后世叹服这份跨越时空的识才之缘。

《国画大师墨韵传情》，丹青圣手，以笔墨为舟，载万象于心。齐白石之朴，如田畴晚风；张大千之逸，似流云映霞；任伯年之雅，若溪涧幽兰；吴昌硕之苍，同古碑凝霜。

《没有太晚的开始》，植树之道，廿五载前为上选，次则此刻。昔有摩西奶奶，耄耋之年始执画笔，亦成一代名家，其言“人生之途，未有晚幕之始”，诚不我欺。

世事往往如此：觉时运已迟，实乃肇始之良机。心藏丘壑，便当振衣而起；步履所及，终不负初心。

莫叹岁月蹉跎，且将今日当作新程；纵行囊简朴，亦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。

世人常叹“岁月如驰，逝者如斯”，总觉昨日之失已覆水难收，明日之途又迷雾重重。却不知，人生如长卷，泼墨不必问初痕，落笔即是新篇。

昔年陶潜赋《归去来兮》，道“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”，正是勘透了“蹉跎”二字的虚妄。桂冠归田时已近天命，行囊中唯有五柳清风、东篱菊香，却在南山脚下种出了千古文心。

试想，若困于“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”的追悔，怎会有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悠然心境？

古往今来，凡成大事者，多是不念旧尘、只向新程的智者。正如杜工部所言：“会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登高之路从无定龄，起步之时便是佳期。

善于垂钓渭水，鬓发已霜仍候风云，终以孤舟载梦，助周室开八百年基业。

梁漱八十赴考场，行囊里装的不是少年意气，却是“笔落惊风雨”的底气，终得金榜题名，留下“白发穷经志未移”的佳话。

行囊简朴又何妨？徐霞客一袭布衣踏遍九州，竹枝芒鞋胜过万乘之尊，在山水间写下游记，字字皆是自己的风景。

八大山人隐于荒寺，一钵一砚绘尽孤禽怪石，墨痕里藏着旁人莫及的丘壑。

所谓“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”，心中有丘壑，陋室亦是蓬莱；脚下有方向，敝屣亦能登云。

不必叹昨日之失，且惜今朝之阳。

纵使行囊里只有清风两袖，明月半肩，只要迈开脚步，每一步皆是新的开始，每一程亦能种出自己的花。

李时珍的知音和伯乐

□ 王吴军

明朝的李时珍写的划时代的中药学巨著《本草纲目》，对中国医学、养生学、营养学，甚至动物学、植物学都有客观的记录、精辟的分析与论述。400多年了，这部书一版再版、长销不衰，影响深远。不过，当初《本草纲目》的出版却费尽周折，很不容易。

说起《本草纲目》的出版，不能不说一下明朝文学家王世贞。

李时珍和王世贞是同时代的人，只不过，李时珍的名气还不是很大的时候，王世贞已经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了。

应该说，王世贞是李时珍的知音和伯乐。

李时珍写《本草纲目》这部书，花费了27年的时间。万历七年（1579年），李时珍带着《本草纲目》的手稿来到南京，想找一家出版社将这部书刻印出版。当时江苏的南京是闻名全国的出版业中心之一，出版社很多，规模也很大。而且当时的南京的出版社的刻工技术、印刷工艺都堪称一流。李时珍希望自己呕心沥血写出来的著作能在南京出版。

然而，由于当时的李时珍没有什么名气，在书商眼里，他不过是来自湖北山区的一名乡村医生。

生，而且，像《本草纲目》这样一部52卷的科技巨著，没有多少卖点，出版后也不会成为热销书，所以，书商对李时珍拿来的《本草纲目》的书稿都不感兴趣，没有人愿意出版这部书。

李时珍在南京每天去出版社找书商恳求，但依然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给李时珍出版这部书，因此，《本草纲目》的出版事宜始终难以谈妥。李时珍见此情景，陷入了沉思。最后，李时珍决定想一想别的方法，他经过深思熟虑，决定到离南京不太远的太仓拜访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。不过，李时珍和王世贞只有过一面之交，当年王世贞出任湖广按察使时曾见过李时珍一次，然而世事变幻，李时珍不知道王世贞这个大名人愿不愿意帮自己。李时珍当时只是想请王世贞为《本草纲目》写一篇序，来提高《本草纲目》的身价。其实，很多时候，许多作者求名人写序是出于无奈，而不是作者有别的企图。因为李时珍对《本草纲目》的价值非常清楚，所以，他才迫切希望这部书能早日面世，有益于百姓。

明朝万历八年（1580年）的秋天，62岁的李时珍乘一艘船来到了太仓，他下船后直奔王世贞的家。一面之交的两个人再度相逢，彼此都有无限

感慨。王世贞是一个很有慧眼的人，他热情接待了李时珍，认真听了李时珍对《本草纲目》的讲述，甚为赏识，但是，王世贞却没有答应为《本草纲目》写序，他让李时珍先把《本草纲目》的书稿留下来，他要认真读完全书后再决定是不是为这部书写序。

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的书稿在王世贞那里一放就是整整10年，万历十八年（1590年）的元宵节，王世贞欣然为《本草纲目》写下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序言，由衷赞誉的序言，王世贞在序言里赞赏李时珍的学问渊博和见识精准，他说，读《本草纲目》这部书，“如入金谷之园，种色夺目；如登龙君之宫，宝藏悉陈；如对冰壶玉鉴……详而有要，综核究竟，直窥渊海。实性理之精微，格物之通典，帝王之秘策，臣民之重宝也。李君用心嘉惠何勤哉！”总的意思就是说，李时珍写的《本草纲目》是人间难得的好书。王世贞对李时珍及其《本草纲目》的评价非常高。在序言中，王世贞还不忘向当时的出版社极力推荐这部书。这十年中，李时珍并没有停止对《本草纲目》这部书的不断完善。

因为当时的王世贞是闻名全国的文坛大腕，才高位显，他给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写序言，就

等于当今的文学泰斗给某个无名的作者写序推荐一样，原本没有被人看到眼里的书立刻就成了珍宝。有了王世贞的热情赞赏和大力推荐，李时珍和《本草纲目》很快得到出版社的青睐。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，《本草纲目》终于出版问世了，以后越传播越广，有多种版本。

王世贞在为《本草纲目》写成序言后不久因病去世，李时珍也在《本草纲目》开始刻印的第三年溘然辞世，他在生前没有见到《本草纲目》出版，是一大遗憾。不过，李时珍也应该感到欣慰的是，他遇到了王世贞这个知音和伯乐。如果当时没有王世贞的慧眼赏识，大概很难有《本草纲目》一书的出版问世。这样看来，虽然《本草纲目》一书的出版费尽了周折，然而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李时珍其实是幸运的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一个人想要成功，除了需要自身的努力之外，很多时候也需要知音和伯乐的推举、发现和赏识。古往今来，世间有许多人才，因为没有被发现而难以展示自己的才能，留下无尽的愤恨和遗憾。因此，能够遇到王世贞这个知音和伯乐，李时珍真的是幸运的，也是应该倍感欣慰的。

N 意趣

办公室的蟹爪兰

□ 李远见

我的办公桌上有一盆蟹爪兰，白色的花盆，翠绿的叶片，颇为养眼。说起来，这盆花已有几年的历史了。

那是我刚搬到新办公室的时候，在角落发现了一个扁平的白色小花盆。花盆里面的土呈灰白色，显然已经干燥多时了。花盆里有几片小小的蟹爪兰模样的叶片，因为缺水时间很长的缘故，叶片显得干涩，并出现了褶皱，无精打采的。不用问，它一定是被原来的主人扔掉的。

新办公桌上除了书与笔，再没有其他东西，显得干净利落，只是似乎又缺少了一点什么。恰好我看到了它，便觉得有缘，于是将它捡起来，小心地收拾一番，放到了桌子上，浇上点水，且看它是否能够活下来。

没想到，过了几天，这几个小小的叶片，竟然慢慢地恢复过来，呈现出鲜活的样子。我很高兴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经常给它浇水。可是它却长得很快，很长时间才在叶片上方发出一个嫩芽，然后过了很久才又慢慢地长成一个叶片。然而，这对我来说已经很知足了，因为它能让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欣赏片刻的绿色，让眼睛略作休息，给我带来些许的乐趣。

后来，我找到了蟹爪兰生长缓慢的原因：花盆太小，泥土又太少，缺少生存发展的空间，又怎么能快速生长呢？我就打算给它换个大一点的花盆，换上一盆好土，让它在宽松的环境中自由地生长。然而，事情一多，竟然一直也没有付诸行动，以致只是偶尔给它浇点水，它只能憋屈地生长着。

不过，即使如此，它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它的叶片逐渐变大并且肥厚，色泽鲜亮，由原先的两节三节成长为八九节，由原先的稀稀落落，变成了如今的密密层层。

最近几天，它最顶部的叶片上居然冒出了一两个小小米粒般的红点。这些红点慢慢地变大，逐渐长成含苞待放的花蕾。我盼望花开，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开放。

今天早晨，我刚走进办公室，眼前突然一亮：蟹爪兰开花了！

一朵朵艳红的花儿，花柄细长，像极了一把把奏乐的长喇叭，花瓣分为三四层，骄傲地绽放着，同叶片相互映衬，显得赏心悦目，似乎让人看到了生机与活力。

我想起作家冰心的诗句：成功的花，人们只惊慕它现时的明艳！然而当初它的芽儿，浸透了奋斗的泪泉，洒遍了牺牲的血雨。是的，我的蟹爪兰花生长环境是贫瘠的，但是它丝毫也没有屈服于恶劣的环境，而是顽强地生长着，将自己的美无私奉献出来，这种品质怎能不令人击节赞赏。

油油绿眼中来，叶茂枝繁八面开。

历经艰辛红烂漫，举杯共舞醉瑶台。

N 且听风吟

月

□ 徐杰

皓月景霓裳，
清辉满壑梁。
金波浮泽熟，
素镜润花香。
熠耀嫦娥舞，
婆娑玉兔床。
婵娟斟酌处，
伐桂话吴刚。

旅程

□ 石兵

一列火车从春天出发
经历夏抵达秋

一张脸仅仅完成

一次浅浅的笑

春微翁双唇

夏牵起嘴角

秋唱出一串音符

火车的汽笛声拉长了笑容

春天打造的镰刀

收割一片饱满的秋

绽开的脸，颗粒成熟的脸
老农敦厚的乡音

干净纯洁，如涧底的苦泉

笑容在泉间漂流

火车穿过黑夜

两侧

那些黄土构筑的谷壑

悄悄走远

小宝茶话

国画大师墨韵传情

□ 聂顺荣

华夏千年文化记忆，如同一首悠扬的古曲，在岁月的长河中回响着独特的旋律。国画大师们以笔为弦、以墨为调，描绘出一幅幅动人的艺术华章，将生活的美好、自然的灵韵与真挚的情感，定格在精美的画卷之中。

齐白石，是一位从生活泥土中走来的艺术巨匠，他的画作满溢着质朴的人间烟火。其作品中，对日常之物的刻画尽显细腻感知。或有杯盏中盛着的佳酿，似在等待人们举杯共饮；或有饱满的食材，断面纹理隐约可见，仅观其形便能想象滋味；更有形态各异的果实，果皮纹理以简洁线条呈现，似包裹着岁月沉淀的香甜；旁侧的鲜花或红或绿，鲜嫩欲滴，为画面添上一抹灵动的色彩。

齐白石以大写意之法，用最简约的笔墨，将这些日常之物刻画得栩栩如生，让观者仿若置身于热闹的生活场景，感受到那份质朴真切的美好。

时刻。他的另一些作品中，一侧草木轻轻摇曳，以细腻笔触描绘出叶片的脉络与质感，似能嗅到那淡淡的清香；另一侧植物宛如宝剑，以花青铺就叶片，浓墨勾勒茎干，“气势”尽显。简单几笔，便勾勒出物件的棱角分明，绳线以浓墨干笔写出，质朴而真实。旁边造型简洁的器皿静静伫立，仿佛在诉说着生活的故事，营造出一种宁静祥和的氛围，将对生活的美好祈愿融入每一幅墨笔之中。

张大千的艺术生涯宛如一部绚丽多彩的传奇，他笔下的画作亦是风格多变。画面中，各类草木花卉错落有致地分布，以清新俊逸之姿展现生机。色彩运用上，淡雅而不失活力，每一朵花、每一片叶都仿佛被赋予了生命，在宣纸之上蓬勃生长。

而他的另一作品，则是另一番景象。此时的张大千笔法已至炉火纯青之境，题字亦贴合画面意境。画面中，各类元素相互交织，以更加豪放

洒脱的笔触绘就。浓烈的色彩、饱满的形态，肆意生长的草木，无不展现出生活中热闹非凡的场景，让人感受到生命在岁月长河中生生不息的力量，也体现出张大千对生活与艺术的深刻理解与传承。

任伯年的某幅作品宛如一首清新的田园诗，散发着素朴清雅的气息。画面中，青瓷瓶内，草木修长挺拔，以淡墨勾勒轮廓，再用花青晕染，展现出其生机与灵动；花卉娇艳似火，以朱砂点染，花瓣的层次与质感跃然纸上；另一类花卉亭亭玉立，色彩柔和，以细腻笔触描绘出花瓣的纹理。托盘之中，鲜果圆润可爱，鲜艳欲滴，与旁边的物件相互映衬。物件的描绘简洁而生动，包裹之感、缠绕之态，皆以寥寥数笔呈现。整幅画布局精巧，虽未着过多笔墨于热闹场景，却通过这些常见之物，营造出一种静